



曹文轩
CAO WENXUAN
PICTORIAL
THE STRAW HUT 草房子

1

秃鹤不是一只鹤

曹文轩 著



秃鹤不是一只鹤

曹文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秃鹤不是一只鹤 / 曹文轩著；起点插画绘.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4

(曹文轩画本·草房子；1)

ISBN 978-7-5353-9910-6

I . ①秃… II . ①曹… ②起…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8444 号



秃鹤不是一只鹤

出品人：李兵

总策划：李兵

首席编辑：刘春霞

美术总监：吴涛

责任编辑：胡同印 朱鹏虹

助理编辑：吴炫凝 陈偲

整体设计：吴涛 陈昌和 朱晓彦

封面设计：朱晓彦

绘画单位：起点插画

主笔：陈泊涵 徐星

排版：曹汐

督印：张颖晖

出版发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027)87679199 (027)87679179

网 址：<http://www.hbcp.com.cn>

承印厂：深圳市星嘉艺纸艺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数：30001-50000

印 张：6.75

印 次：2014年4月第1版，2014年7月第2次印刷

规 格：720毫米×920毫米

开 本：16开

书 号：ISBN 978-7-5353-9910-6

定 价：2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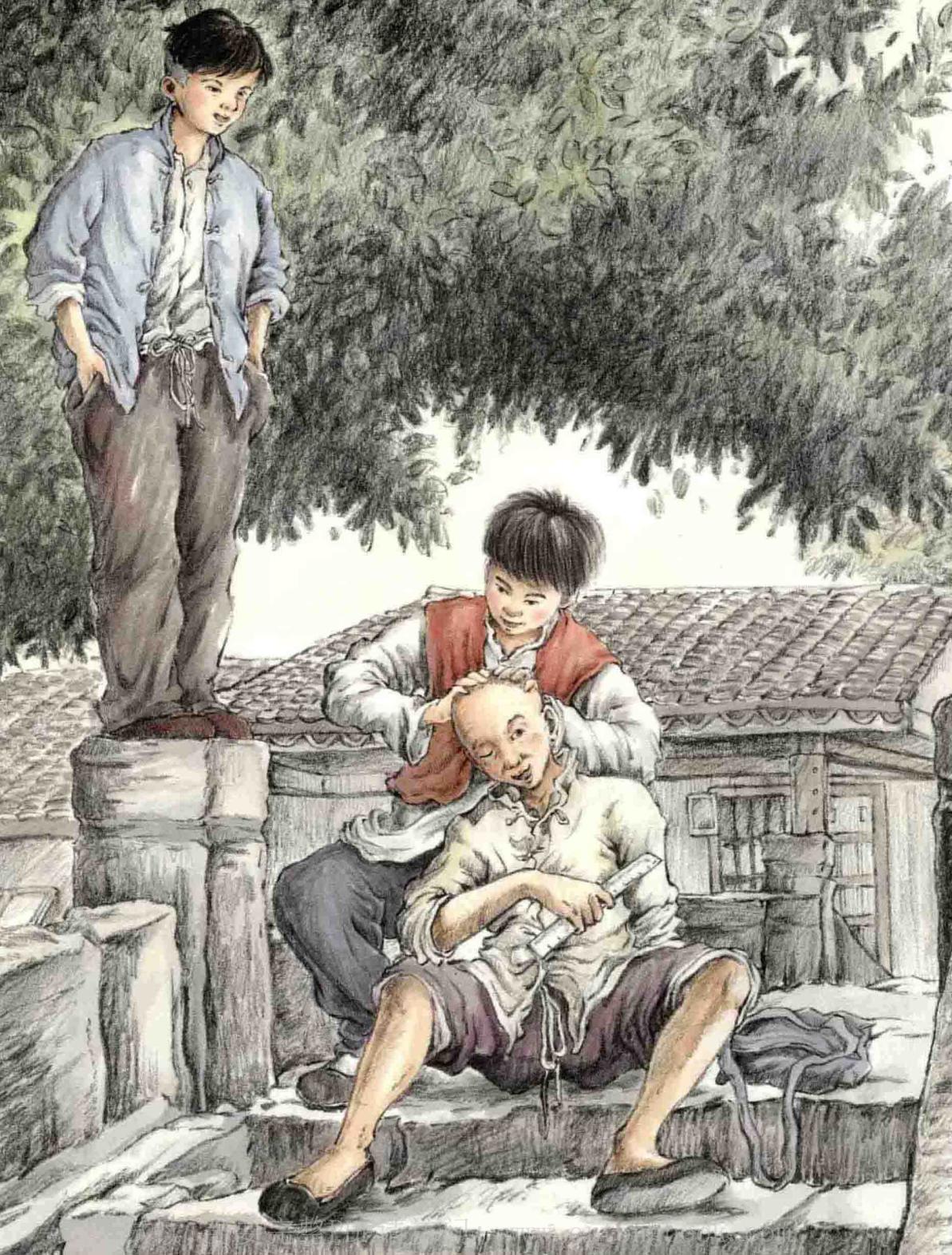


曹文轩
CAO WENXUAN

作家、学者。1954年生于江苏盐城。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代表性长篇小说有《草房子》《细米》《红瓦》《根鸟》《天瓢》《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大王书》《我的儿子皮卡》等；主要文学作品集有《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曹文轩精选集》《曹文轩自选集》《曹文轩经典作品》等；主要学术性著作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小说门》等。

2005年出版《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2009年出版《曹文轩文集》（14卷）。多部（篇）作品被翻译为英、德、法、日、韩等文字。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中国安徒生奖、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大奖、国家图书奖、“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中国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等四十余种重要奖项。







桑 桑

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的儿子，整日穿梭于油麻地的每个角落。他活泼、顽皮、要强、懂事、淳朴、富于幻想、不谙世事，是一个极富感情的纯真孩子。

桑 乔

油麻地小学的校长，一直守护着自己曾是地位卑贱的猎人的秘密。他爱学生胜过爱自己孩子，有责任感与事业心。



陆 鹤

油麻地小学的学生，因为头秃而被称作“秃鹤”，也因此遭到不晓世事的同伴们的“歧视”。但他非常要强，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



蒋一轮

油麻地小学的老师，桑桑最崇拜的人。文采出众，擅长文艺。对待班级认真负责，对待学生耐心有加，是同学们十分敬仰的好老师。他吹得一手好笛子，与白雀之间产生浪漫的情意。



纸 月

桑桑的同班同学，从板仓小学转学而来，身世扑朔迷离。她聪明乖巧，恬静文弱，懂诗词，写得一手好字，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纯洁女孩。



桑桑母亲

善良朴实，虽然不识字，但一心为家，照顾全家人的生活。



温幼菊

油麻地小学的教师，常常在自己的屋子里熬药。她生性温和、和蔼可亲，在桑桑生病期间，一直鼓励着桑桑。



阿 恕

桑桑的同班同学，顽皮淘气，是桑桑的“小跟班”。



柳 柳

桑桑的妹妹，活泼可爱，天真无邪，十分喜欢纸月。

内容简介

十四岁的桑桑明天就要离开与他朝夕相伴的油麻地，离开金色的草房子。他静静地坐在草房子上，回忆起过去的点点时光……

少年陆鹤是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同学，因为天生秃顶，被大家戏称为“秃鹤”。随着年龄渐长，他介意起众人的嘲笑，并作出了种种“回击”，却被排除在集体会操的行列。这样的安排对于自尊心很强的陆鹤来说是个巨大的打击，他索性用更出格的行动报复了他人的轻慢和侮辱，但使自己陷入了被彻底孤立的境地。孤独的陆鹤在找回集体的道路上几番苦苦挣扎之后，才争取到一个救赎自己的机会。最终，他走出了成长的困境，找回了丢失的尊严，完成了向英俊少年的蜕变……



秃鹤不是一只鹤

曹文轩 著



追随永恒（自序）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这一命题的提出，等于先承认了一个前提：今天的孩子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他们不同于往日的孩子，是一个新形成的群体。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我们是带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与沉重感的。我们在咀嚼这一短语时，就觉得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群体，是忽然崛起的，是陌生的，是难以解读的，从而也是难以接近的。我们甚至感到了一种无奈，一种无法适应的焦虑。

但我对这一命题却表示怀疑。

作为一般的，或者说是作为一种日常性的说法，我认为这一命题可能是成立的。因为，有目共睹，今天的孩子其生存环境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已不再是我们从前所面临的世界；今天的孩子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生理上，与“昨日的孩子”相比，都起了明显的变化。

然而，如果我们一旦将它看成是一个抽象性的或者说具有哲学意味的命题提出时，我则认为它是不能成立的。我的观点很明确——在许多地方，我都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今天的孩子与昨天的孩子，甚至于与明天的孩子相比，都只能是一样的，而不会有根本性的不同。

我对这样一个大家乐于谈论并从不加怀疑的命题耿耿于怀，并提出疑问，是因为我认为它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取向、观察生活的态度、体验生活的方式乃至我们到底如何来理解“文学”。

遗憾的是，在这短小的篇幅里我根本无法来论证我的观点。我只能简单地说出一个结论：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

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总而言之，自有文学以来，无论是抒情的浪漫主义还是写实的现实主义，它们所用来做“感动”文章的那些东西，依然有效——我们大概也很难再有新的感动招数。

那轮金色的天体，从寂静无涯的东方升起之时，若非

草木，人都会为之动情。而这轮金色的天体，早已存在，而且必将还会与我们人类一起同在。从前的孩子因它而感动过，今天的这些被我们描绘为在现代化情景中变得我们不敢相认的孩子，依然会因它而感动，到明日，那些又不知在什么情景中存在的孩子，也一定会因它而感动。

“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我们一旦默读这一短句，就很容易在心理上进行一种逻辑上的连接：只有反映今日孩子的生活，也才能感动今日的孩子。我赞同这样的强调，但同时我想说：这只能作为对一种生活内容书写的倾斜，而不能作为一个全称判断。感动今世，并非一定要写今世。“从前”也能感动今世。我们的早已逝去的苦难的童年，一样能够感动我们的孩子，而并非一定要在写他们处在今天的孤独中，我们表示了同情时，才能感动他们。若“必须写今天的生活才能感动今天的孩子”能成为一个结论的话，那么岂不是说，从前的一切文学艺术都不再具有感动人的能力因而也就不具有存在的价值了吗？岂不是说，一个作家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的经验都不再具有文学素材的意义，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随风而去了吗？

再说，感动今世，未必就是给予简单的同情。我们并无足够的见识去判别今日孩子的处境的善恶与优劣。对那些自以为是知音、很随意地对今天的孩子的处境作是非判断、滥施同情而博一泡无谓的眼泪的做法，我一直不以为然。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

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我们何不这样问一问：当那个曾使现在的孩子感到痛苦的某种具体的处境明日不复存在了呢——肯定会消亡的——你的作品将又如何？还能继续感动后世吗？

就作家而言，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一份独特的绝不会与他人雷同的生活。只要你曾真诚地生活过，只要你又能真诚地写出来，总会感动人的。你不必为你不熟悉今天的孩子的生活而感到不安（事实上，我们也根本不可能对今天的孩子的生活完全一无所知）。你有你的生活——你最有权利动用的生活，正是与你的命运、与你的爱恨相织一体的生活。动用这样的生活，是最科学的写作行为。即使你想完全熟悉今日孩子的生活（而这在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你也应该有你自己的方式——走近的方式、介入的方式、洞察和了悟的方式。我们唯一要记住的是，感动人的那些东西是千古不变的，我们只不过是想看清楚它们是在什么新的方式下进行的罢了。

追随永恒——我们应当这样提醒自己。

曹文轩

1997年4月28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